

大 周 末

1991年,刚满20岁的李木平跟着同乡离开家乡重庆忠县来到深圳。一晃眼,自己已经在深圳过了大半辈子。跟许多他的同龄人一样,李木平猛然发现,养老的问题越逼越近。

今天,曾站在改革开放前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当年的青壮步入老年。50岁以上是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的年龄段,从2012年的不足4000万,五年间跃升至2017年的6100万人。但农民工群体中,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,2017年,全国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不到22%。

老无所养

这是李木平到深圳的第28个年头。1988年,村子开了一个招工的人,说有一个香港的老板在深圳开厂,需要很多工人。

“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去,什么都不知道,以为是人贩子。”李木平说。

一年过后,同乡的人发现去广东的人不但没有被拐卖,还能寄钱回家,更多的人开始跟着招工的人走。跟着同乡一行七人,李木平辗转到了深圳。

到深圳后,李木平先后在两个印刷厂干了九年。李木平在印刷厂的九年,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,更不用说社保医保。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情况,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听说过社保,就算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。

1999年,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承认农民工购买城镇职工社保的城市,李木平这时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。那时,他曾跟两个工友一起去询问人事经理是不是可以买社保。得到的回复是:老板说了,不买。

早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,深圳的企业迅猛发展。而工人往往是议价弱势的一方。李木平在印刷厂操作的啤盒机很危险,机器压下来,一不留神,手就没了。他附近印刷厂就有工人因为这样废了一只手,工厂没有补偿,只是保证让他留下,给他换了当保安的岗位。

1999年的新政策出台后,深圳的企业开始陆续给管理层人员买医保、养老保险等,但很多企业都又推迟了好几年才给普通工人买社保。有不少工厂甚至到2010年后还未给工人买社保和养老保险。

除了2008、2009两年的老板同意给李木平买社保,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没有雇主给他买过社保。但那时,比起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保障,李木平更计较的是到手的工资高低。

“我二三十岁的时候,退休养老感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。”李木平说,“那时候我也没想过在深圳一待就这么久。以前深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,赚够了钱就回家了。”

这也是大多数到深圳打拼的农民工最初的想法。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此长住,他们认为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。

“当时政策也不明确。很多工人都担心钱放进了社保,以后又到别的地方,钱拿不回来。”李木平说。由于当时社保地区之间转移困难,农民工参保的热情不高,甚至有些农民工一旦换工作,就会去退保。

一年一年过去,李木平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,他结婚生子,儿子也慢慢长大了。2011年,李木平40岁了,他突然有了危机感。整个家庭基本上没什么积蓄,夫妻两人什么保障都没有,儿子还没上大学。李木平开始担心,如果有一天,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?

在深圳工作了20年,李木平只有两年的社保记录,但他需要在60岁退休年龄前缴满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。

于是,李木平开始去找以前的雇主。按照深

乡关何处

对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而言,即便在城市生活多年,心理上的“家”始终是农村的家乡。许多人在深圳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,临老了,认为终于能松一口气,希望能落叶归根。但他们年纪越大,很多人开始发现,回乡,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。

李木平比杨秀凤幸运,至少他还有希望拿到深圳的城镇职工退休金。52岁的杨秀凤到深圳22年,要拿到深圳的职工退休金对她而言似乎已

第一代农民工已老,何处是归宿



圳市的规定,对雇主只能强制补缴两年社保。如果要再补缴更多,只能跟雇主协商。但大多雇主并不愿意打开这个补缴的口子,否则欠下的前员工的“债”可能让他们无法承担。

李木平一开始是周末跑,闭门羹吃过,老板不认账也碰过。后来发现收效甚微,他索性把工作辞了,天天到处找以前的雇主,跑社保、劳动部门。

李木平的坚定和动力,除了来自夫妻俩养老的问题,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儿子上学的问题。儿子要在深圳上公办高中,需要父母缴满三年社保。一年跑下来,李木平东磕西碰总算凑足了七年的社保。如果他60岁前保持缴纳社保,他就能够拿到养老金,但他现在的雇主仍然没有给他买社保。

经不可能了。而压在她身上的,还有沉重的房贷。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儿子房子的房贷还要还20年,我们只能继续工作了。”杨秀凤爱笑,但说到未来的计划,她的眼神黯淡了下来,看着远处,若有所思。

杨秀凤在同一个塑胶厂干了20多年,直到2013年,公司才开始给她们买社保。但按照深圳目前执行的情况,女工40岁以后第一次买社保的,退休的时候买不足十年,便不能拿到深圳的职工养老保险。

深圳平均职工养老保险是每月4400元,由于农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档的,他们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。如果杨秀凤不能领到深圳退休职工

的养老金,她只能回乡拿农村的居民养老金,每个月只能领到约90元。

杨秀凤50岁的时候,工厂跟她终止了合同,算她从工厂退休。但她一分钱的保险都没有,甚至连医保也随之结束了。可是,杨秀凤不甘心就此回乡,她也不能回乡。

2011年的时候,为了以后给儿子找老婆,杨秀凤和丈夫决定咬牙为儿子在他工作的枣阳市买房。他们一口气把他们存款里的14万全给儿子付了首付。但杨秀凤一家现在每个月还要还

“他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”

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,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“养儿防老”的并不多,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,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。一旦回乡,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,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开支,但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、付彩礼,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。

杨秀凤家里原来有田,她离乡时把田给了邻居种,最近回乡的时候发现村里把地收走了。杨秀凤全不知情,不知道是被什么时候收走的,被谁收走的,以什么缘由收走的。

“如果回去,我养老金也没有,连地都没有,回去怎么办?”杨秀凤询问村里的生产队队长,队长说如果他们回去,会给他们分一些地。但具体会拿到多少地,拿到什么样的地,杨秀凤不甚了了。

即便有地,一些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的日子仍不好过。2013年,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。经过四年的努力,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,回到了老家河南。

儿子在外打拼,孙子还是幼童,陈世芳回家便带起了孩子。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,老伴有糖尿病,她也有高血压,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,一边带着三个孙子。

现在年近70的陈世芳仍然每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。“欠外债,还不清。”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还上,儿子又生了孩子。“三个孙子,老大去年才开始上幼儿园,2000元一学期。老二刚断奶老三又出来了,奶粉钱都不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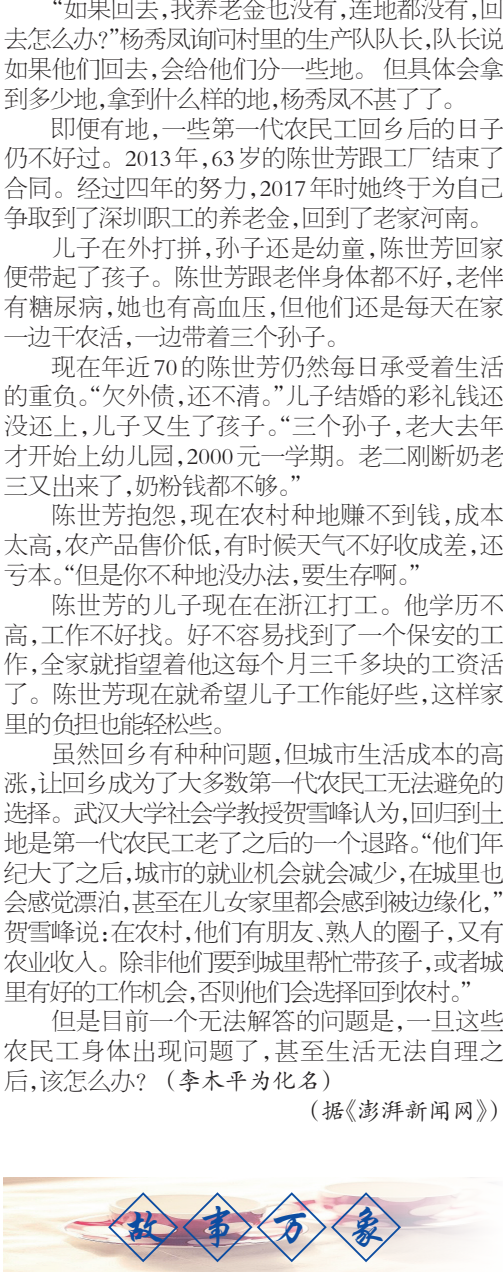
陈世芳抱怨,现在在农村种地赚不到钱,成本太高,农产品售价低,有时候天气不好收成差,还亏本。“但是你不种地没办法,要生存啊。”

陈世芳的儿子现在在浙江打工。他学历不高,工作不好找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保安的工作,全家就指着着他这每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活了。陈世芳现在就希望儿子工作能好些,这样家里的负担也能轻松些。

虽然回乡有种种问题,但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涨,让回乡成为了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无法避免的选择。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认为,回归到土地是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之后的一个退路。“他们年纪大了之后,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,在城里也会感觉漂泊,甚至在儿女家里都会感到被边缘化。”贺雪峰说:在农村,他们有朋友、熟人的圈子,又有农业收入。除非他们要到城里帮忙带孩子,或者城里有好的工作机会,否则他们会选择回到农村。”

但是目前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,一旦这些农民工身体出现问题了,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之后,该怎么办? (李木平为化名)

(据《澎湃新闻网》)



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,建立互信,人类社会构想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解决方案,从重复交易到第三方背书,从质保、延保,再到收益共享。此外,还有三种非常接近的建立信任的办法:付出沉没成本、给出人质或者给出抵押。

沉没成本是不能够收回的成本。按照常理,我们都应当尽量避免付出那些不必要的沉没成本。但如果我们故意付出一些不必要的沉没成本,就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打算长期干下去,就能够取信于人。

比如很多好的酒店,它们的地毯、器皿、床单、毛巾上都印着或者刻着酒店的名字,这些带有名字的物品在市场上很难按原值回收,这是酒店开店前就付出

的沉没成本。这些沉没成本说明它们打算把生意做得很长久,不会轻易离开。

恋爱的人,如果在身上文上一些特定的符号,甚至是对方的名字,如果分手了再和其他人谈恋爱,不容易解释,这也是沉没成本。但如果一对恋人真这么做,就说明他们当时是义无反顾的。

银行为了建立信任,往往把总部设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,而且不是租的,是买的,或者是自己盖的。这能让人们相信,它们打算一直在这里,不会把钱卷走,它们要做50年、100年。

以沉没成本取信于人的做法中,常见的还有喝酒,喝很多酒。

喝很多酒是一种伤身的做法,是一种自残的行为。在中国的酒文化中,下

属会对上司、晚辈会对长辈说:“您随意,我喝三杯。”这时上司、长辈心里就会想,这个人自己无端地自残三杯,付出了一定的沉没成本,说明他的表达是有分量的,他将来会好好地珍惜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越是愿意自残的人,越是容易取信于人,所以中国人才有所谓“感情深一口闷”之类酒桌上的诸语。

跟付出沉没成本相似的另外一个办法,是给出人质。一个大国的国王跟小国的国王说:“你放心吧,我不会侵略你,你们不要搞军备,不要武装起来了。”小国相信吗? 小国不相信。但如果大国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小国去做人质,小国就比较容易相信了。

当然,除了交出人质以外,付出抵押也是同样的办法。如果既没有人质,又没有抵押,那该怎么办?

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办法,就是互相分享一点秘密,说点自己以前见不得光的事情,那也算是一种无形的抵押。

比如演员和经纪人之间也存在信任的问题。经纪人为了捧红演员,对演员有大量的投资。为了防止演员红了之后跳到其他公司,那些还没有红的演员,就需要向经纪人证明自己是信得过的、值得投资的。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? 要么给出人质,要么给出抵押,要么分享一点秘密,都可以。一些没红也没钱的演员,就会专门制造一点秘密,把这些秘密告诉经纪人,算是质押,让他们吃个定心丸。

(摘自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》)



北宋诗人苏麟的《断句》只有两句:“近水楼台先得月,向阳花木易为春。”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拍马屁的诗。因为当时范仲淹主政杭州,任人唯贤,提拔很多有能力的人,但是唯独忘记了苏麟。于是苏麟便写了这首诗,呈给了范仲淹。范仲淹一看便明白了,很快就提拔了苏麟。

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,由于靠近



●有一天,我跟我妈聊天,她说:“你都这么大了,还没有对象?”我说:“不着急,总有一个人在未来等着我。”谁知道我妈来了句:“阎王爷吗?”好吧,这局我败了。

●我爹妈天天夺命连环Call,一接电话不出几句就是花式逼婚。我说:“你们到底有多着急让我结婚啊?”我爸说:“这么,说吧,你妈上坟都让祖宗们保佑你早点结婚。”

●妈妈生气地问我:“你到底为啥还不恋爱啊?”我说:“你闺女太漂亮了,不能做红颜祸水啊!”妈妈静静地看着我,说:“二十好几的人了,还认不清自己啊!”

●我妈和我奶奶合起伙来催我交女朋友。我说:“作为咱家的支柱,我还要多为家庭做些贡献!”我妈一脸高冷地说:“不必了,赖在我家二十多年了,你到底啥时候回家啊?”顿时感觉自己被遗弃了!

●我妈在家庭聚会上喝了点酒,回来就跟我嚷嚷:“你看人家隔壁老王的闺女,孩子都两岁了。”我安慰她说:“怕啥?您孩子都二十多了。”她皱着眉头说:“二十多?我咋记得你

水边的楼台,没有被任何的树木遮蔽,可以最先看到水中的月亮的倒影;生长在向阳的山坡上的树木,由于光线较好,可以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来临。诗人很巧妙、也很委婉地表达出了自身的一个处境,由于他远离范仲淹,没有被范仲淹看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,无法被认可。

其实,这首诗也不完全算是拍马屁,因为至少诗人本事是有能力的,只是暂被遗忘。而且这首诗还充满了哲理,道尽了人生的无奈。

(摘自《北方时报》)

诗林拾趣

逼婚段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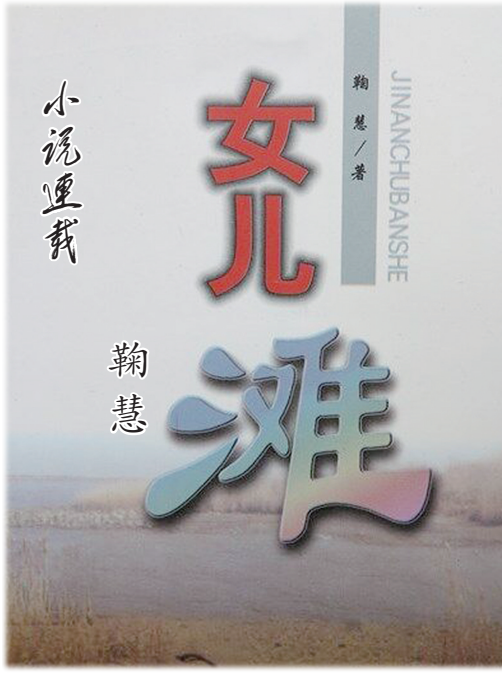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了呢!”

●晚上回到家,老爸喊我过去陪他看电视,结果他打开了动画片《葫芦娃》看,我说没意思,先去睡了。他瞪了我一眼,说:“坐着看!”当看到七个葫芦同时喊“爷爷,爷爷……”的时候,我爸一直在那“哎哎哎”地应着。

●我化个妆,我妈在一旁不屑地说:“切,不恋爱化什么妆?”我穿条新裙子,我妈在旁不屑地说:“哟,没对象穿新裙子给谁看?”

●爸爸妈妈突然都不给我做饭了,我问为什么,他们异口同声对我说:“这么大了对象都没有,还有脸在家蹭饭?”呵,根本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,离家出走算了。 (摘自《通州日报》)

开心乐园



冷麦蒿拍着胸脯,指天指地地比划着。一时间,春柳心中不由得疑惑起来,他这人,也许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呢! 春柳不由抬头望了一眼对自己微笑着的冷麦蒿。在这之前,她是从不正眼瞧他的。这一眼,使她那本来稍有些平和的心里,又不由充满了厌恶。那副土不土洋不洋的媚脸,简直让人看一眼都会饱三天。

“孩子? 啥孩子?”狗刺茫然地望望低头不语的春柳和怒视着冷麦蒿的燕子,又看看满脸堆着笑的冷麦蒿,如坠雾中。

“哦,是这么回事儿,刚才她俩去了我家,说春柳怀了别人的孩子。我怕二位老人想不开,就紧紧地赶过来了。”

春柳爹狗刺这回似是明白过来,对着燕子和春柳,他拍着腿骂起来:“十七八的大闺女了,咋想出这不要脸的事来! 你是眼红了吧? 想挑唆散了,你好插一腿呀!”

“你! ……”燕子的脸涨得彤红,一向倔强的她,此时泪水也不由溢满了眼眶。她咬紧牙忍着,满眼的泪水终于没有滴落下来。

春柳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痉挛,拉一把燕子,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河边跑去。

“春柳,你这孩子,往哪跑! 你给我回来,回

来!”

狗刺对着她们的背影,大声地吼叫着。

两个人似乎没有听见身后的声音,她们的脚步,更加急起来,直到那吼叫声在她们的身后变得越来越弱,最后听不见了。

待来到河边,四目相对,泪水在两个人的脸上静静地滑落下来。

“燕子,我可该咋办啊?”

春柳伏在燕子肩上,早已泣不成声。过了好一会,她们才止住了泪。

“要不,咱再去找找芳草,看她回来了没有。春柳被燕子从地上拉起来,两个人顺了河边通往房台的小路,朝芳草家走去。

二

这会儿,叫“芳草”的这个漂亮女孩儿,正行走在滩里通往蒲桥镇的小路上。她这时的心情,如身边的清风般时急时缓又有些飘忽不定。

郑全福调镇政府的事一直没有消息,芳草每时每刻都在替他担着心,她知道全福对去镇政府,抱了太大的希望,但愿这事能顺利地实现。

“这事没问题,凭我爹跟镇长、书记的关系,这回就是要一个,也不会没有咱。你放心就是

了。”

那天,全福是喝了酒的,对调镇政府的事,他像是极有把握。

又五天没见到他了,心里七上八下地没着落,等来等去,不见全福来找她,她只有自己到镇上去看看。

全福正在宿舍里坐着闷头抽烟,见芳草进来,只懒懒地招呼了一声,没动地方。

几天不见,芳草见他似是瘦了不少,她的心便隐隐痛起来。

芳草问起他调动工作的事,全福只淡淡地说他爹正在给他跑着,说完便又闷头抽起烟来。

芳草不怪他。她知道这两年供销社不如前几年好过了,全福对这项工作越来越没兴趣,只想趁着能早日跳出去。正好,镇上要招两名公务员,他便报了名。

短暂的沉默之后,全福突然抬头望着芳草说:“这回我万一进不去,咋办?”

“你这里不是干得好好好的吗? 镇政府进不去,接着在这儿干啊。”

“那,我要是能进去呢?”

全福直直地盯着芳草的眼睛,眨也不眨。

“能进去那可是太好了,你的愿望实现了,你

可以在你喜欢的工作环境中,重新开始,干一番事业。”

芳草说着,不免有些激动。

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”

全福叹口气,把目光盯在了手中的香烟上。

“不是这个,那是……”

芳草有些茫然地望着全福。

全福轻叹口气,摇摇头,便再不言声。待抽完手中的那支烟,他把烟头用力摁灭,然后转身从床上拿出一只鼓鼓的黑色提包,朝芳草递过去,最后通牒似地说:“我想让你给我织件毛衣,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你愿意的话,五天之内把毛衣送过来,超过五天,我就用不着了。”

“五天?”芳草不由瞪大了双眼,“五天能织一件毛衣? 这是用手一针针地织,又不是用机器。再说,这两天外贸上的活挺紧,跟陈技术员定下的十张地毯,只有三天的期了。”

“我不管!”全福有些生硬地对着芳草,“反正就五天的期,五天能织完,这毛衣就是我的,晚上半天,你也不用来了。”

芳草呆住了,手捧住这只盛满毛线的包,她不认识似地望着面前的全福,忍了又忍,她终于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(七)